

葛的斯堡公墓獻辭

在八十七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在這大陸上創設了一個新的國家，它主張自由，並且信仰一種理論，就是所有人類生下來都是平等。

現在，我們從事於一個偉大的內戰，我們在試驗，究竟這一個國家，——或任何一個有這樣主張，和這樣信仰的國家——是否能長久存在。我們在那個戰爭的一個偉大的戰場上集會。我們現在須要供奉那個戰場上的一部份土地，作為那些在此地為那個國家的生存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的人的永久眠息之所。我們這樣的做，是十分地適切和正當。

可是，從廣泛的一方面說，我們不能奉獻這片土地——我們不能使之神聖——我們不能使之尊嚴。這些勇敢的人們，活着的和死去的，他們在這裏奮鬥，已經使這塊土地神聖，遠非我們的「能力所能」予以增減。世界上的人們，不大會注意，更不會長久記得我們在此地所說的話，然而他們將永遠不能忘記這些人在這裏所做的事。這該是活着的我們來獻身於這未完成的工作，而那工作固已經由於在作戰的人們如此高貴地推動着。因此，這該由我們在此獻身於我們眼前所存留的偉大工作——從先烈身上，我們將取得對那事業的更多的忠誠，而他們已為之輸出忠誠到最後的完整階段——我們在此堅決的拿定主意，要使他们不致白白的死去——要使這個國家在上帝庇佑之下，必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必不致在地球上消滅。

亞伯拉罕林肯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徐道鄰譯)